

第七冊

全唐文

中華書局影印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一

王士詹

士詹貞元時官司兵參軍

五臺山設萬僧供記

彌陀居西國照師宗焉帝堯在位邠公輔焉是知佛寶國寶殊躡而同體也竹林精刹應現施工已立西方教主大師法照自南嶽悟達真要振金錫之清涼根瑞相以徘徊躡雲衢而直進躋靈山入化寺周歷闕三百二十院所觀異光奇迹具紀於大師實錄海關二播故略而不書茲乃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王士詹

淨土教主東流也故治地闕二寺焉

李罕

罕隴西人德宗時官領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事監察御史裏行

唐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容州刺史李公

去思頌并序

維貞元二年秋八月天子以郡國二千石之高第者曰隴西李某利澤施於裔土美化被乎遐邇是用遵虞書陽明之義參周官進律之典俾之由檢校右散騎常侍兼御史

中丞容州刺史本管經略守捉招討處置等使爲御史大夫嶺南節度經略觀察處置等使實授兵符加擁使節某月自合浦如南海於是縣道溪谷鰥寡孤老泊於士吏相與懷思隱然不去乎心森然不離乎目願所以昭明其德光示於後嶺南經略使判官權知容州留後事監察御史裏行同郡李罕始以文學居辟選之首遂參帷席復以謀能當器任之重留總軍府美公之政大備感公之禮有加因其人之請而上之上可其奏夫其郡之四卦濱於百粵外則有山冠海嶺比境集處之虞內則有勤戍勞師流散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李罕

二

轉徙之弊親帥其下以撫吾人慰藉傷夷安集疲耗懼貨貢之闕至助之以家財憫徭事之繁至代之以私屬選武藝歸老疾罷減塞卒四千餘人以趨農時率游惰闢汙萊開置屯田五百餘頃以足軍實舍寇賊之爲繯囚者釋而遣之以除其怨而狙獷以順禁人民之相虜賣者執而誅之以去其害而童昏以安常歲有災溫炎而連燒於廬舍公創其制以禦其鬱攸而邑居以葺舊俗多怨睚眦而致毒於飲食公立其防以解其悁忿而鄉黨以和樹枝幹而啟閉畢修列亭燧而厄害斯控差重輕以行徵令無不均

之議量遠近以納貢職無不供之貢人用富庶家有儲峙
敦之以禮懷之以仁潔已而不汙未嘗有貨貸動身而不
怠未嘗有懈弛明足以照遁情隱隱而不爲察威足以制
猾人暴史而不爲苛古之良能何以加此惟我公有唐宗
室枝屬之選監州刺史諱孝說府君之曾孫宏農郡太君
諱璟府君之孫太子太傅贈司徒諱齊物府君之子續洪
緒丕續之餘裕宏休純懿之下鍾寬博而柔良果高明而
疎達根於經義飾以藝文故其仕王畿宰京邑累執憲簡
且登輅車備重臣賓介之職居大府紀綱之任三亞京尹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李肇

三

兼中師之貴復爲官相在常伯之位歷饒州刺史而後至
是州恩結於人功加於物必聞理效而興頌聲且夫有美
焉有刺焉詩人之義也善善而褒之惡惡而詘之春秋之
事也使賢士大夫之業不沒於後太史公之制也以予之
嘗修史記而爲訓辭緣人之懷心而頌之曰

帝念南方迫界蠻夷人新被寇歲或勞師屬之於公俾養
牧之匪直勤身亦帥其屬贍我貧匱字我惇獨息人便農
墾田積粟修其教化被以威德賊害既除禍災斯息完我
廬舍親我骨肉咸保其生且易其俗蚩蚩羣族孰不蒙福

播爲頌聲公受百祿彤弓旅矢以長諸侯人之懷德勒石
垂休

侯嶠

嶠德宗朝官金部員外郎

對里正主妹喪判

癸爲縣令有妹之喪使里正主之或告非禮訴

云所居無東西後家

女也有喪行實殊制士之達禮哀以立則惟癸領縣同氣

弊家生稱未亡已軫柏舟之詠死歸異姓且無藥棘之悲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侯嶠 盧嶠

四

東西南北之人歎四鄰而莫有鄉黨里閭之室望九族而
繫無日月有期主喪孰是匍匐救之里尹其人殊周勃之
給喪所資致祭具項梁之倚辦寧惟執紼在禮自有明文
或人胡爲妄動

盧嶠

嶠范陽人貞元四年官永州司馬

對爲其師掃判

甲爲鄉學生爲其師掃或詰之失禮訴云有近

賓將至

稽先王之國法閱司徒之教典必由鄉校馴致膠庠用擊
董蒙方論俊造資鼓篋以懋德表師嚴而道尊甲也嗜學
因方琢玉成器憤排以攻木春容而扣鑪然由衷執顏罔
敢勦訛初布席以函丈終樞衣而負牆問道非飲食之資
鳴謙用掃除之祿而禮云聚突義在攝齊賓主有儀應對
無失主人觀禮弟子修容訴人無乖所宜或者如何致詰
張造

造貞元中官渭南縣尉

批斫槐樹牒文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張造 羅好心

五

近奉文牒令伐官槐若欲造車豈無良木恭惟此樹其來
久遠東西列植南北成行輝映秦中光臨關外不唯用資
行者抑亦曾蔭學徒拔本塞源雖有一時之利深根固蒂
須存百代之規况神堯入關先駐此樹元宗幸蜀見立豐
碑山川宛然原野未改且召伯所憩尚自保全先王舊遊
軍宜翦伐思人愛樹詩有薄言運斧操斤情所未忍

羅好心

好心德宗朝官檢校太子詹事從幸奉天封奉天定難功

臣

沙門般刺若翻譯經成進上表

臣表弟沙門般刺若先進大乘理趣六波羅密梵本經伏
奉今年四月十九日敕令王希遷精選有道行傳於西明
寺翻譯今經帙已終同詣光順門進上

于可封

可封洛陽人安州司功元範孫官國子司業

至人心鏡賦

以人心融道清
鑒應物為韻

莊生有言曰至人用心若鏡有言哉是言也夫鏡也者以

明為體是故有來而必應心也者以靜為照亦可不思而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于可封

六

元通拂拭生光掛新臺而月滿罔象求得映赤水而珠融
若鍊心而比鏡信清明而在躬爾乃以鏡為心因心載考
菱花發而羣象生靈府開而萬物保斯鏡之精明謂人心
得道至人所以卑其性而遺箴弱其志以虛襟聽無聲之
樂和天籟之音明白四達照幽燭深希洞視而元鑒在無
心而用心苟能忘已作虛舟之泛必保其先得泰鏡之鑒
我邦君皇宗之子天人之英體以合道沖融混成其用心
也達至人之妙理其朗鑒也同水鏡之澄清開意而圓照
吐心而自明妍媸莫能藏其象鬼神莫以遁其情絕母意

與母我固不將而不迎懸彼高鑒求乎有貞觀處子兮調脂粉爭捧心兮效蹙頞醜者自醜新者自新形美惡而區別吾何情於知人媿匪桃天寧容比證對香匳而呈貌慮柔姿而不稱有待良人非徒好勝因茲佇賞必冀象應紅粉蛾眉趨而競謁宛其素質髡彼元髮類芙蓉之映水若姮娥之向月大明無私眾鑒不歇光之所燭照及微物庶有假於恩輝幸留心於翦拂

符子璋

子璋臨渭人官太子舍人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符子璋

七

漏賦

昔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迎日推策舉分定至將以綱紀歷象察明躔次算氣候爲晝夜之刻立渾儀驗晦明之異故歲時環迴而有準國家憲章以成事唐虞承用以大興夏商恭行而無墜其後疇人失業挈壺不舉詩刺東方之未明史書南風之乖序測辰屢錯於构建揆景頗謬於寒暑千官鮮視以權衡萬姓孰寧其安處何不謂漏之既定而人自正漏之既衰而人自疑故有國者不可以不明其事今上都咸陽理天下道歸簡易政被風雅人皆得真

事則無假至於掌漏尤足稱也其本則披甲子而求範得黃鍾而下生如因三以窮數隔八以循行課六歷之疎密齊七曜之經營俾攝提之有紀實孟陬之用成其器則方圓列陞高卑中度制陰蟲以吐輪設靈蚪以盛注銅史應其方金箭刻其數則於道如符契之合精於微無黍累之誤每至雞人起唱鼙鼓相催九重初曉千門以開國史奏事於平樂羣官謁帝於金臺不失其度及時而過自邇及遠識往知來漏之爲義實大矣哉

袁歆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袁歆

八

歆襄陽人官膳部郎中

對祭侯判

得甲祭侯辭曰強飲食御史糾非息宴之禮不伏

惟祀與戎禮之大者觀射見德侯其是歟俾邀福於爾靈將示威於我眾所以司馬張皇於五射梓人盛飾於三侯繫而有儀下綱不及於地武祭以盛禮上射更揖於堂楮是則俎豆克陳熊武相間多算少算射人或觥於爾爵強飲強食祝史無愧於我辭冀必懲於不庭是有祈於介福

雖非宴禮實曰武經既庶幾於戢兵復何疑乎致祭乘馳之糾斯心奚至於加諸而中鵠之誠彼甲未越其典則禮不瀆也神其吐之

邱鴻漸

鴻漸貝州人官左司郎中

愚公移山賦

止萬物者艮會萬靈者人艮爲山以設險人體道以通神是知山之大人之心亦大故可以議其利害也昔太行聳峙王屋作固千巖糾紛萬仞迴互蓄氷霜而居夏凝結聯欽定全唐文卷六十二

邱鴻漸

九

源流而飛泉積素爰有諄諄愚叟面茲林麓愴彼居之湫隘懲初寒之慘毒激老氏之志且欲移山當算亥之年寧憂就木乃言日月無私照也山則蔽之春夏無伏陰也山則藏之傾阻我比屋擁隔我通遠我將拔本塞源使無孑遺得則爲功之美否則爲身之恥終當詒厥孫謀施於翼予於是協室而一乃心力荷擔而三夫傑起奮斯斯備其功聿修於澗於沼爰始爰謀一之日土墾石鑿二之日崩崖隕粦三之日夷峯彌壑雲林催以益偃大石迸而星落爾其洞突壘塞陰陽交錯飛禽走獸魄褫氣懾而不復集

居穴託王喬偃佺低徊頻蹙而無所驂鸞駕鶴山神操蛇聞之乃壯其功深其計將懼不已先謁於帝命夸娥二子發神威振猛厲始將怒目決嘗終欲飄舉電逝遂乃幹礪莽拔崔嵬下拔乎三泉上衝乎九垓突兀雲動磅礴天迴遽投雍朔而不復來世人始知愚公之遠大未可測已夸娥之神力何其壯哉儻若不收遺男之助荷從智叟之辨則居當困蒙往必遇蹇終爲丈夫之淺今者移山之功既已成河冀之地又以平則愚公之道行客有感而歎曰事雖殊致理或相假多岐在於亡羊齊物同於指馬我修詞欽定全唐文卷六十二

林濤

十

而忘倦彼移山之不舍吾亦安知夫無成與有成諒歸功於大冶

林濤

濟濟南鄒縣人高平令游道子爲渭南尉

對情農判

甲有田不耕被罰三夫稅粟以質劑致人甲告旅師施惠散利法司科旅師罪不伏

敬授區分經邦所重駿農懋力緯俗攸先行夏正於東郊黎元不惑歌豳風於南畝田畯知勤遊覽藏書率由茲典

乙逢昌歷甲預堯封玉燭時和無聞於勸勵金刀產匱罕見於籌謀異楚客之逃名耕耘不嗣匪梁嚴之徇節蕞蕞何施行有察於農功遽見徵於屋粟質劑爰致投告旅師施捨未忘貽刑司敗采周年之故事頗叶常規求聖日之明科稍乖通典但以薄言未息被罰猶嫌簡孚五辭詳明八辟待窮根柢方寔彙條

林益

益濟南鄒縣人蘇州刺史洋子官河陽丞

五星同色賦

以天下僣兵無爲而理爲韻

欽定全唐文

卷六十二

林益

十一

惟聖御極今惟德動天神超象表今功軼帝先和氣鬱以交暢休風裕手上元耀貞明於日月紛輕靄於雲煙九星不改而仰止五緯相次而燦然若乃歲位在木辰見於水榮惑表火正之中太白應金方之紀鎮實土德黃爲中美惟我皇之至聖信體元以合理萬國同風三光叶晷巖廊有謚垂衣之化炳焉蠻夷自清戢戈之日久矣帝有孚而昭應天何言而效祉登觀臺以書於宣夜徵瑞典載叶於聖期仰三辰之焜燿表六合之雍熙惟皇王之同德彰福應之允滋可以對越郊廟紛被歌詩瞻彼景瑞侯其禕而

昭回於天垂象於下迴列躔次遙通分野或表異於歲登乃呈休於王者觀五行之秀氣與一月而齊明同色已傳於堯歷聚井更弭於漢兵足使皇圖有耀史牒增榮天凝兮瑞彩聖粟兮休符映天津乍疑於流火寫漢浦更類於沈珠煌煌則耀衡碧落歷歷則光含白榆惟列宿之自拱倬前古之所無夜何時兮其未返天之迴兮光已遠隨斜漢而影移落堯城之更晚星兮懸倚蓋而垂休伯也知靈臺之已偃聖上事無事爲無爲精流緯象繇入熊羆猶下弓旌之詔俾收巖穴之奇夫或不敏備謳歌於聖代與帝力之何知

欽定全唐文

卷六十二

林益 郭通

十一

郭通

通魏郡貴鄉人

人不易知賦

以題爲韻

墳素通旨古今義倫惟冲虛以效迹貴特達而知人有藏器在我有從方立身歷九徵而觀則甄一德而求真既而糾合性情交驅馳驟莊列談其險難堯舜病其授受玉石相蔽悲獻璞之匪工媒介未孚忌投珠而自久考聲度之軌躡察言貌之休咎鑒之則理將斯契昧之則亂何不有

彼經緯之區分在昭擇之能否復覽前志清通不易或失
子羽之容或失宰我之議自非識周郎之顧曲辨齊竽之
濫吹安能取士於飯牛之時拔才於卧龍之器其道或如
蘭芷應以填簾聞撤俎而興嘆指負甌而留規管仲霸齊
終慟哭於鮑叔國僑相鄭始登舉於子皮此則秦鏡一覽
而皆得何必豫章七年而見知別有事業後時徘徊中路
厭東郭之雪隱南山之霧猶恐相士者失之於下流披文
者棄之於異趣苟名實之所在顧曲直而成喻徒叩寂於
不才實有慚於能賦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郭通

五

空賦

造化之工稽夫有名之域察以無象之中彼去有而含體
乃因無而立空極乾坤之包汗漫何宵眇與沖融且希夷
難變而橐籥罔窮神禹莫知其至離婁安觀其終墜露有
聲杳然聞皓鶴之唳太虛無礙豈獨發醯雞之蒙則七曜
垂文八紘作紀應類示迹變態無已顓氣決而流英飛霞
散而成綺順晝夜以明晦涵混元而古始及夫長風清驟
雨霽或暝魄初滿或朝陽不霽千里若鏡合止水而澄輝
四野無塵分遠山之虧蔽理通一貫施極多族忘取舍而

惟靜任細大而皆足溟漲會百川之宗簫管達五音之目
墨客臨而責有賦見平原老氏酌以當無道幾牝谷戶牖
致有空之用人神終害盈之驥故至人得之於無心公綽
實之於不欲飲若聖君赫赫良牧英英巖穴靜而賢舉罔
圖空而法平湛虛明而元鑒在虛受而澄清無談天之逸
蕩慙叩寂以求聲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一

郭通

五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二十二

陸庶

庶贈尚書左丞象先姪孫官福建觀察中丞

爛柯山記

觀夫巨石橫空矯如驚龍南走羣峯北控遐陸不遠人世宛如蓬瀛得非權輿之初俾宅真僊而幽贊人民脫籠檻於茲地則樵夫之遇二僊其所以示化歟庶牧於是邦迫茲五祀政惟自守人亦安止乘春多暇爰契心期冥搜信宿機類如洗天地之萬類吾生之憂樂將不芥於胸中矣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二

陸庶 邵昱

一

心境相得不知吾之遇靈境歟靈境之遇吾歟

邵昱

吳安陽人徙居汝南官考功員外郎

對用蔭判

范融曾祖在周爲六部官在隋居家不仕令兩應出身及爲人後者從高敘情取徵官蔭可不范融係塵甑之苗襲良弓之裔爰瞻乃祖委跡前周道煥九徵禮光三辟運遷正朔載掌邱園翼子謀孫雖慶流於後嗣論官敘蔭須履降於前朝必令許從高議蔭減未盡

斷從依請夫復何疑

范冬芬

冬芬河內人官宣州刺史

對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訴云令所元園邃居青宮秘籙事隔中外理絕登臨景之無良自貽伊咎升高異梁竦之憤抵法挂臯陶之刑且夫子之牆猶其難見儲君之禁焉可輒臨然法難動搖罪宜欽恤典獄雖結於徒坐往訴須從於減科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二十二

范冬芬 馬吉甫

二

馬吉甫

吉甫正平人

蟬賦

鵲星兮御夏鵬鳴兮登序日月驟而運長歲陰陽爭而催小暑詢求縱賞之地枚卜追涼之處羣川徑而棲遲頓林庭而延佇則有應律初蟬含生自然其聲嘒嘒其翼翩翩參萬物之動植隨四序之迴旋避啼鶯於春後伴鳴蛩於秋前廉而有德靜而無累逸豫攸安沈吟斯慰體素質而標儉養清心而拔萃食不求粒雖黍稷而非珍棲不擇林

縱梧桐而何貴暨夫三危露結四野雲平蒼茫日暮爽朗
天明託高枝以庇影竄密葉以流聲匝池臺之響亮洞巖
壑之清冷羣吟則少懼孤引則多驚時行時止有虧有盈
疑紡絡之雙至似簫韶之九成避雀飛急迎風翅輕飾鬢
裁新樣圖冠有舊名雖屈螳螂之斧終齊鵲鷦之情若乃
平子歸田仲長就第新開泉石之賞俯洽琴歌之契莫不
應促軫而方遠赴調絃而轉麗繁音遞進顧白雪而難酬
逸韻爭馳對薰風而莫繼足使牧子興感雍門下涕降翔
鶴於雲端出潛魚於水際復有沙塞征夫山川遊子風蕭
蕭兮八九月路悠悠兮千萬里坐聽霜雁自無聊復對寒
蟬怨何已望鄉關而思積撫搖落而愁起悲深嘶馬之初
淚斷啼猿之始觸類多感於何不傷伊茲蟲之非陋識君
子之行藏其立志也不慕於鴻鵠其守分也不越於榆枋
任朝夕之棲處極天地之翱翔適其性韜其光豈比飛燕
之巢幕流螢之聚囊至如入檻愁猿觸籠窮鳥繫透木之
幽志屈凌雲之遐矯豈無故而嬰羅諒有求而自擾聊息
心於萬事欣寓跡於一枝澹然今自守千秋兮若斯

蝸牛賦

有序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三十二

馬翊

三

甲辰歲夏五月余寓居官舍時雨初止有蝸牛蠢蠢緣堂
砌而上恐致踐履之禍因命稚子移於墻陰乃潛角縮殼
而有自衛之意退爲賦云

蕤賓仲月逆旅孤亭薄宦春罷開門畫局雲漫漫兮雨冥
冥荷葉紅兮苔蘚青卷陰風於北幌間皓月於南櫺觀蝸
牛之蕃育何詭錯之殊形若乃順陰而起背陽而化黃緣
於草木縈委於臺榭傍庭廡以徐迴循墻隅而亂下纖角
內奮寧交觸氏之兵堅殼外圍終結野人之舍闕爪牙兮
自達無羽翼兮相借本忘情於蚌守亦何憚於鵲嚇故其
投迹多閑冥心寡欲進不奔競退非飲啄吸大道之淳精
體中庸之止足匪徇物而无悔恒居沖而守樸升清流兮
不爲寵頓潢汙兮不爲辱豈螺蠃之可量何蛻智之能較
借如海蛤無脛江龜有靈懷珠胎以自伐韜玉兆以先形
蝦之捕也後黃雀而寧懼魚之貪也前翠竿而不驚觀萬
夫而恕已會千載而作程乃知無用之爲用求生而喪生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三十二

馬翊

四

馬翊

蝸西河人檢校郎中迪子

對舉抱憂生判

河南東道持斧舉抱甕生或告云矯州科生妄罪不伏

濟濟以寧實惟多士。幾幾所貴其在旌賢。且抱甕之生代稱高尚。垂竿投釣。寧殊渭水之公。灌園鬻蔬。不讓漢陰之叟。御史以皇華動俗。聽馬生風。有隱逸而必求無賢才而不舉。今當所薦。理合其宜。復有澆薄之夫。淳和詎識。季孫譏於子路。未損其容。武叔毀於仲尼。何傷其德。寧使挂瓢之輩。道以矯時。飲犢之流。人稱為妄。州司處斷。未曰通途。賈季良

欽定全唐文 卷六十二

馬翊 賈季良

五

季良洛陽人官奉天尉

對卒史有文學判

有司選擇卒史以文學掌故備員有比百石已上誦多者先求之不得訟如功令

與能贊國於以敷求器人弼政聿先精擇有司審才無遺曲藝雖廝役之末劇亦文學以是徵列彼卒史典新掌故將適時而給務蓋從事以備員百石伊何九流清品禮秩式敘因等夷而不易千求無稽雖誦多而奚取欲加重典之科難取薄言之訴請詳漢道方議呂刑

賈晉

晉洛陽人滑州刺史慶言子

對鐘官不充亭長易傳判

吏為鐘官所鑄不充歲計工部按其罪訴稱鉛錫不足又亭長私易傳置為畜夫所糾

六官既分百工有序五里作候十里為亭鐘官所資籍洪鑪以鑄鑄傳置之用通遐方以奔走典尚方之衡量總亭郵之掃除位雖列於周官役乃疑於劉氏不充歲計鉛錫有虧私易傳車三千難追工部以禮闡望重欲飛奏草一作

欽定全唐文 卷六十二

賈晉 趙德

六

章之刑畜夫以傍舍竭來將對上林之問庾有詞而難罰亭易傳而冥愆會府無妄繩之辜糾人彰嫉惡之德况風嚴北陸日落西山仰鳳闕而神微擁鵝衣而思奪

趙德

德官殿中丞

昌黎文錄序

昌黎公聖人之徒歟其文高出與古之遺文不相上下所履之道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孟揚雄所授受服行之實也固已不雜其傳曰佛及聃莊揚之言不得干其思入

其文也以是光於今大於後金石煥然斯文燦然德行道學文庶幾乎古蓬茨中手持目覽飢食渴飲沛然滿飽顧非適諸聖賢之域而謬志於斯將所以盜其影響僻處無備得以所遇次之爲卷私曰文錄實以師氏爲請益依歸之所云

趙昂

昂馮翊郃陽人官司封郎中

浮萍賦

汎汎者萍乘流匪寧殊源比影異沼均形初茸弱兮碣岸欽定全唐文卷六十二 趙昂 七

乍連延兮廣汙映池則草色同翠照日則苔光共青霜凝兮片片成玉月上兮處處疑星入門自媚穠李徒矜其妖豔取足爲樂行潦豈小於滄溟觀其枯華有時動靜無必習坎斯止遇亨則逸安卑取順契君子之用心揚波隨流豈漁翁之能詰每託鄰於藻苻不混跡於蓬蓽與菌萑而相鮮向毒苦而如失實幽賞之可嘉何寓遊之足匹夫物之芸芸糾纏誰分茨處牆兮或不才而見葉蘭生幽也終以香而自焚惟茲萍矣獨擅其美謙能居下知則樂水鑒羣芳於楚客寧見羞於蓬蒿虛舟而不繫或倏往而忽

來類至人之無心更出生而入死噫歟植匪深根長無固蒂將舍之而不芟焉豈見用而能種藝鄙朝菌之暫榮笑匏瓜之長繫空慚雨露之恩竊愧陶鈞之惠願同蕞叟比玉而見珍託陋質於池塘之際

攻玉賦

以他山之石爲韻

有美玉於斯有工人在茲玉待人而成器人舍玉而何之於是施其巧審其思事必堅決心無墜虧再視再度以蒙夫精鑒匪瑕匪穢寧有於吾欺向無質直之性琬琰之姿特達人許清貞自持則大匠不顧天材或遺亦何知入之欽定全唐文卷六十二 趙昂 八

於火也不變其色投之於泥也不染其縑維彼良工見此多惜直以爲珉圓而作璧無枉纖毫皆知所適遇今晨之發彩莫入珪璋察往日之屈蒙期分玉石於是虹氣干白雞冠與赤執之以禮故有藉而見文受之必齋非許城而不易若然者玉隱於石玉無憚於可磨元黃赭色山水騰波但因時而獲賞敢輕議乎其他人未我知甘無言於見棄賢能相違將不索而謂何况乎玉之家珉之多夫子有比德之歎下生爲追怨之歌曰昔之玉在石石在山山有玉今隱其間今則石爲錯玉爲環環亦獻今君解顏遂與

生勢為比與鄰桂同攀豈辛動於道路徒抱泣於荆蠻

呂焯

焯任城人官左補闕

對臨宮判

景登高臨宮法司斷徒一年景訴云令所

至若惑眾創規邦憲貽範能賦雖聞一作於曩列不呼取

誠於前經景登臨此時官墉近賜方比述於桓景豈均賞

於屈平窺見可徵愆尤自速法司務惟疾惡志在繩非未

窮令所之由遽加徒罪之罰待詳疑壁方可揮鋤

欽定全唐文 卷六十二

呂焯 徐元弼

九

徐元弼

元弼東海郯人贈太子少保申子元和中官右衛倉曹按

和姓纂元弼南昌人官中書侍郎

靈囿賦以仁及禽獸惠均樵牧為韻

代間秦餘地仍周舊俯皇都之近域有文王之古囿遙紫

林麓之表遠抱川原之秀沼莫辨於窮流臺靡遺於層構

往往歸鳥依依顧獸逢時之慶雖鍾思古之懷亦疚當昔

周德資始靈臺是新繚以斯囿洽其至仁使芻牧畢入而

猶狘皆馴目以靈知感通於異類大其囿見惠洽於蒸人

固以垂耿光本亭育無私公共而有俟勿亟子來而以築

不靡不卵仁叶於羽毛以薪以蒸惠昭於郊牧覆露功博

誠明感深遂天性於物性即人心於已心白鳥不驚匪觀

於狎物非熊已兆異事於從禽嗟乎遺址全平餘風可挹

想千古之蹤未昧嘆三代之英不及猶欲恣窺臨淹佇立

微茫似隔乎煙水邈迤半臨於井邑見魚躍想坎窞於泉

流聞鹿鳴訪陂池於原隰竟以陰壑蕭條荒榛寂寥無人

試問有路通樵悵望風煙之景沈吟黍稷之苗今國家以

崇古為心宗周是繼且欲儲休祉降嘉惠園苑資靈囿之

欽定全唐文 卷六十二

徐元弼 陸肱

十

規宮室擬靈臺之制是以愛物之誠溥好生之德均仁政

潛施於上苑之內靈德已播於率土之濱然簡弋遊於暇

日縱芻詞於賤臣稽制度於盛王百里猶小嗣風流於前

古千載為鄰

陸肱

肱長城人官湖州刺史

謙賦以滿招損謙受益為韻

鑒天道之惡盈將守之以持滿窮易象之明義排溢美於

虛誕鑒其體而如卑明其訓而非緩惟德之柄惟行之管

是以賢人君子雖百代而同光聖帝明王歷萬古而相纂然則謙之爲義與讓同標苟不由於斯理必災禍而自招是以道暉三皇明揚側陋智周萬物詢於芻蕘且聖賢而自貶何凡庶而可驕豈不思行高則憂毀於衆木秀則懼摧於颺矧夫陽光正中暉土圭而將轉陰靈纒滿隨莫莢以旋消是故君子觀之以爲立身之本名彌彰而彌懼功彌高而彌損不耀彼而自上不明我而自混徒觀其退藏好閑養智於恬幽而坦坦卑以謙謙一辭而行將恥於躁三揖而進何有於嫌况平海以卑廣居深山以鎮靜可久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三十一

陸贄

十一

楚莊懼功茂而終吉晉文恥戰克以無咎嗟凡今誇彼而競進何不觀斯而自守徒欲毀信廢忠謀計自醜想進德之明義豈見充於虛受曷如君子稱物平施不生煩僻多者用謙爲衰少者用謙爲益不求翰音以待問必復厚德以珍席儻不伐之可嘉庶無媒以託跡

萬里橋賦

以殊鄉絕邑行役路偏爲韻

萬里兮蜀郡隋都二橋兮地角天隅相去而如乖夷貊曾遊而只在寰區倚檻多懷結長悲而莫極憑川試望思遠道以何殊昔者滄海朝宗岷山發跡斯觀理水之要若啟

鑿穴之役逮夫東土爲揚西邦曰益架長虹於兩地客思迢迢浩積水於千秋江流脈脈宇宙縣縣今來邈然結構應似途程甚偏將暫遊於楚岍欲徑度於巴川目斷波中過巫峯之十二心馳路半到荆門而五千徒觀夫偃蹇東流崢嶸二邑揭華表以相效刻僊禽而對立俄驚迴復潮生而夕月初明孰敢爭先帆去而秋灘正急眇天末之殊方有人間兮具鄉顧盼而層陰動色徘徊而浮柱生光飾丹牖以雖同彼臨淮海度軒車而既異此對銅梁古來幾許行人曾遊此路跨綠岍以長存俯清流而下注寧爲駐

欽定全唐文

卷六百三十二

陸贄

十二

足之所莫問傷心之故復有逆旅傷情臨叩遠行壯宏制以靈臺壓洪流而砥平家本江都羨波濤而自返身留蜀地偶萍梗以堪驚衍迤歸遙飄流恨結之子去兮揚桂棹長卿還兮建龍節既風月以相聞固音塵之兩絕斯橋也可以濟巨川之往來不可以攜手而相別

知四十九年非賦

以賢者勸身知非昔歲爲韻

往事多違今年覺非嗟忽度於時景懼將萌於禍機新年當艾服之初方能知過往歲比靈蓍之數未省防微試問何人云蓬伯玉以道爲喻因言自勵追向者以何及悟平

生之不足處身而每在廉謹立志而常齋寵辱故乃追往日想當年似有失禮疑乎不賢懼愧於三千之內仍思於五十之前雖云時不再來悔無及也所謂過而能改善莫大焉想其悵悵自傷兢兢若厲悲急景以隙過歎芳時而川逝將以防彼終身警夫後世馳心於見善之末託意於思賢之際星霜不駐俄符大衍之籌容貌初移忽及始衰之歲况復日月逾邁春秋載新懼有乖於君子恐時同於小人前違而欲改安得後患而將遷有因百行維修宛見日新其德三緘乍啟可明言出於身自是一悔幽微全志欽定全唐文卷六十二 陸肱

矯假方同知過之士亡一作何異惡強之者朝來暮往故無得而踰焉亂世危邦則可卷而懷也窮其過兮嗟嗟莫追考其數兮七七惟奇豈因利而有改雖委骨而無移異買臣官達之期未然而覺契孔氏命窮之日既至而知由是三省為人勞謙自責駟馬將追而莫遂中心欲悔而何益永示千載非惟半百故予當弱冠之年已知非於曩昔

乾坤為天地賦以取類著言純乎元理為韻昔者聖人之作易也以乾為天以坤為地於乾則資始羣品在坤乃資生萬類乾為奇矣以三而契彼天經坤蓋偶

焉以六而昭乎地位吾嘗仰以觀其氣俯以察其區豈非乾者陽也坤者陰乎於陽乃天之德於陰乃地之符亦猶陽與剛偶陰與柔俱於剛乃天之義於柔乃地之樞况乃取諸物以非真取諸身而非據是則取諸上而象象咸立取諸下而吉凶斯著元亨之道配柔克以同歸光大之名與沈潛而俱去於乾則易知可察至健斯全其運也直其息也專為君而長為首而先為馬以居要為男而體元大矣哉確然示易若天之父萬物焉於坤則簡能可立至順為理其闢也震其翕也止為臣於主為腹於已為牛以當

欽定全唐文卷六十二 陸肱

古

用為女而資始至矣哉墮然示簡若地之母萬物矣故能酌此生植通諸鬼神究其情於大壯播其義於家人否以知屈泰以知伸授以復而其心見考之咸而其感陳亦何異分彼混茫清為天而濁為地定其律呂宮曰君而商曰臣既生而太極為初並用而三才斯取彼策也三百六十此數也五十有五所以準此知道采之立言列之而其象顯演之而其卦繁蓋動靜之二體總牢籠之眾門斯可謂明覆載之德識化育之根故曰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

元固

固刑部郎中沛子貞元朝歷官刺史國子司業

為鄭相請朝覲表

臣某言伏以受恩之地中外則同戀主之心遐邇愈切臣素無方略又乏理能徒以久侍掖垣嘗叨褒職罪已彰於負乘位猶忝於藩維一違闕庭累變寒燠虛當重任未答鴻恩常恐愚效未申官謗將及敢不誓心奉職克已臨人哀矜獄情節省財用蠲途誠慎終日憂勤而百越殊風庶吐失業流庸未復於田里逋賦乃積於歲時邕管防虞尚

欽定全唐文

卷六十二

元固 溫任

五

勞師旅海南饋餉猶資費用軍府屢空物力將竭至如奉宣化理恭守國章臣實盡疲焉庶裨萬一將使寇戎殄滅食貨豐滋臣雖策勵終亦無及伏乞聖慈矜念天鑒照臨察臣審分之誠哀臣懇懇之意儻獲言旋京國重親天顏則汲黯無恨於淮陽馬援不辭於殫海矣微臣幸甚無任感恩戀主踴躍之至

溫任

任和州刺史道沖子

對承襲稱狂判

甲承襲稱病狂有司按以為妄

求仁得仁孔子歎其無怨違節守節延陵慕其高風甲代襲衣裘承茅土志無苟得爰作佯狂且元成讓兄初疑人望丁鴻避弟終感友言良史以為美談志士稱其重義雖言詐善尚賢為惡與其寧失猶曰從寬况觀過知仁求之不遠深明知足取則非遙而當斷以嚴科計其大體參也不敏何足知之

姜公復

公復天水人徙居九真官比部郎中

欽定全唐文

卷六十二

姜公復 劉巨川

五

對兵部試射判

得兵部試舉人長操請用樂節太常稱格令無文此乃選士之禮

射以觀德樂以和聲將選士於澤宮必張侯於相圃所以晉宗廟之賓客備饗宴之威儀何忽武夫而要雅頌豈徒強飲強食勞祝史之正辭采蘋采芣令太常之奏曲且五善之禮無赴赴之武夫三耦之間盡呦呦之鳴鹿苟用捨而有異在格令而無文責乃其不然乎訴之又益恥也

劉巨川